

被監控的學生？資料追蹤的新階段引人深思（下）

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

多年來，大學生一直是被追蹤的對象，大多是在他們不知情或未獲得他們同意的情況下進行，而且追蹤不限於透過他們的成績和出席率進行。

班茲強調，Degree Analytics 公司相當關注學生隱私的問題，而該公司也與其他 14 所大學合作。公司強烈建議與他們合作的所有學術機構，為學生制定「加入」或「退出」政策。

去年秋天，卓格納與校方、教職員和學生會面，討論試行追蹤計畫的可能性。教育圖書館員兼前教師評議會主席安東妮亞·佩加西（Ántonia Peigahi）表示，透過學生手機和筆記型電腦追蹤位置的提議引起部分教授的不滿，她表示：「這件事牽連甚廣，這聽起來和我們對科技的看法截然不同。」

不過所有參與者同意一件事：學生根本不在意。

卓格納說，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焦點小組中「幾乎所有」學生都同意這個計畫。他們說：「好啊，不錯，聽起來沒問題。」佩加西說：「學生的語氣是，好啊可以。我認為在座校職員都略顯訝異。你們不會感到困擾嗎？」

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學生會會長——大四的克里斯汀·蘭達瓦德（Christian M. Landaverde）認為，學生一般對於被追蹤沒有意見，因為這項技術無法準確定位個別學生，而且也不是即時進行的。如果地點追蹤能協助遇上困難的學生撐下去並畢業，那提供一點資料是很划算的。

不過學生似乎不太清楚自己實際上有什麼收穫。Educause 一項調查顯示，超過 70% 的美國大學生認為學術機構妥善保護他們的個人資訊和資料，但僅 44% 的學生明白學校如何使用這些資訊，只有 45% 的學生認為自己能從中獲益。

儘管如此，現在的大學生從小就生活在這個交出自己資料，就能換取便利或提升效率的世界。班茲說：「他們的 Instagram、Twitter、Facebook、Google 地圖和電子郵件都這麼做，那為什麼我付了上千、甚至數萬元學費的大學，卻不用我的資料來協助我呢？」

追蹤學生的大學想協助學生獲得成功，同時提高留校和畢業機率

這些判斷學生成功與否的指標。但批評者認為，不論學生是否在意，大學追蹤學生並讓公司收集、處理學生資料的行徑，侵犯了隱私和資料安全。

密西根州馬科姆社區學院（Macomb Community College）的英文系教授克里斯·吉利亞（Chris Gilliard）關心數位隱私，尤其是與學生相關的問題，他認為，追蹤可能使學生資料遭商業濫用，且無法證明是否真有實益。「我認為大多數這類計畫都是噱頭。鮮少有獨立研究表明，這些計畫真有科技公司所宣稱的效果。」

而且在這過程中，大學可能使自己的學生更習於其他形式的監控。電子前哨基金會（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）是一間提倡公民自由和科技的非營利組織，其資深律師索菲亞·柯普（Sophia Cope）說：「我們的年輕一代，越來越習慣被追蹤和監控，而且一點都不覺困擾。」她說，如果你的母校想密切關心你的動態，這似乎沒什麼大不了，但許多私人企業和政府機關也想這麼做，「這樣的話就會有所影響」。

無黨派立場的政策團體新美國（New America）中負責高等教育和勞動力的資深顧問艾莉斯·帕默（Iris Palmer）指出，數據追蹤可能會帶來正面影響。但她也同意，收集學生的位置資料可能有些過分了，因為侵入性太嚴重了。即使學生都同意授權，這類追蹤仍「過於隱蔽而不易察覺或理解」。

還有一個問題是，以彙總的方式檢視學生會不會掩蓋每个人的不同情況和需求。負責學生成功計畫的助理副教務長，莎曼沙·雷納（Samantha L. Raynor）說：「無論我們想要對學生做多精細的分類，他們總會有不符合某個類別的特質。即使我們想盡量量化每件事情，藉此達到最大效率，但計畫確實需要一定程度的個人互動，才能有效回應每個學生的需求。」最近的研究指出，旨在引導學生養成良好學術習慣的「推力」等介入措施未必有效。

大學還必須注意，任何透過資料進行介入手段必須利大於弊才能實施。帕爾默表示，如果學生遇上困難，被辨識出來的話，可能助長自證預言或產生刻板印象。尤其是第一代移民學生，他們可能會把提供協助的意圖理解成自己不適合讀大學。Educause的布魯克斯表示：「這可能會影響到學生對自己的看法，以及他們調整自己行為的方式。」

帕爾默說，她最近和一位大型公立大學系統的學術機構研究員談過，對方對提供校方學生資料感到猶豫，因為該研究員並不「認為校

方知道如何用非懲罰性的有效方法和學生溝通。」

心理健康和懲戒記錄通常並不是學生資料追蹤的一部份，前者受聯邦健康保險可攜性與責任法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.）所保護，但這並不表示學校不會想看這些記錄。帕爾默提到，她曾和大學領導階層談過，「他們說，我們只是想預測誰可能會是下個大規模槍擊案的槍手。」

班茲認為 Degree Analytics 在各校部署的科技可對校方發出「反常行為」的警報。假設有個學生被認定為具輟學風險，他表現良好、出席率也很高，但突然有天就不去上課了。班茲說：「這往往攸關憂鬱症或心理健康問題。」

他也補充：「誤報是不可避免的，但基本上，誤報的成本也只是你和某位不需要協助的學生進行一場諮商談話。」

學生追蹤只要越私密，關於隱私、同意，以及學生資料使用的問題就會隨之增加。布魯克斯對此保持正面意見。他說：「每件事剛開始時，我們都會覺得，我們辦得到嗎？後來發現自己辦得到，然後就會變成，那我們能用來做什麼？我認為我們正要進入下個階段，我們應該這麼做嗎？」

撰稿人/譯稿人：Lee Gardner /林怡婷

資料來源：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(2019.10.13). “Students Under Surveillance?” Retrieved from:

<https://www.chronicle.com/article/Students-Under-Surveillance-/247312>